

湯文正公史稿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十八

睢州湯

斌潛庵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劉大夏戴珊張敷華列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以鄉舉知瑞昌縣有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則誣民反有司議加兵仁宅單騎入山招之民爭出辨遂罷兵擢御史歷廣西按察副使土酋黃玠殺其兄瑠及其家七百人仁宅與參政曾翬往治之玠密使人通款而父子挾重兵相訶仁宅陽許諾畱翬潯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一

一

州而自至南甯玠使二子來謁伏甲執之玠迫則間遣人入京師請易儲遂得脫且驟遷都督因撫他事以報仁宅遂謝事歸橐僅七金時稱廉吏天

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解館當畱顧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

生經緯具此

事再遷郎中討論邊疆河漕覈兵籍虛實強弱奏

覆悉中機宜而是時中官汪直用事與保國公永

威甯伯越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緇之不能時時

扼腕會安南黎灝侵占城地西略諸蠻部敗于老

撾直欲乘間討之以中旨索永樂間下安南故牘

大夏亟匿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數榜吏大夏

要言不煩

徐告曰兵燹一開西南立糜爛矣籍有無不足詰

也子俊悟事因得寢朝鮮入貢道經鴉鵲關既迂

迴又苦建州邀截請改由鴨綠江便中官有朝鮮

人陰爲之地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便昔人

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祖宗微意不可變乃

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每調發軍馬尚書

必問劉郎中云何用其言輒効秩滿擬進太僕卿

好志趣與宋人乞謂之意不同

而大夏志在親民亟請外得福建參政遷廣東右

布政使轉浙江爲左所至興革皆爲久遠計在廣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二

東討後山賊不計首功俘至召士人驗實乃坐全

活甚衆宏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往治

之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周覽形勢上言

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勢難猝治當於上流分導

南下再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

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奏入報可工方興而東堤

復決九十餘丈于是命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協

理之而山東副使楊茂仁請召還興銳以專事權

杼財力有旨逮茂仁下獄羣議沸騰謂河卒不可

治大夏屹不爲動乃先疏荊隆口黃陵岡導河上

流南下徐淮復疏孫家渡四府營以通運道築長堤首起胙城歷長垣東明曹縣以達于虞城凡三百六十里築新堤自荊隆口至小宋凡一百六十里五旬而告竣更張秋曰安平鎮賜璽書褒美進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年奉勅經理宣大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宣大市糴皆爲勢家子弟利此行剛則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策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則詢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懸價市糴令官民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芻自百束以上皆聽往時糴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三

三

買法粟千石芻萬束乃聽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今法立人得自告輸勢家卽欲收買無所得不兩月庾豐土飽邊人便之明年移疾乞致仕疏三上得歸築草堂東山下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二年用廷臣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勅使及門攜二僮遂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禁鎮守中官及總兵私役軍士裁省供

億盜賊爲之衰止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

此使是腳要知與前

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帝曰朕數用卿

請試吏請外不是兩心

而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今天

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足辦

此故辭耳帝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國家徵歛有

常何至今日而民窮財盡也對曰正謂不盡有常

耳他不具論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

以萬計無何又召問天下軍士強弱對曰今天下

民窮而軍尤甚欲作其銳良難帝曰諸軍居有月

糧出有行糧其貧何故對曰江南困于轉漕江北

困于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月糧行糧半與其帥

共之軍得無窮乎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

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明日詔內外諸司各以利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四

弊聞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廉且練事委任益

重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

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與也中官苗達

在延綏嘗出塞小有尅獲輒以捷聞帝欲令帥師

大舉而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少息肩

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

獲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幸而全軍以歸未可

爲善帝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不嘗破敵乎對曰陛

下神武自上符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昔且其

時淇國公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

言之度今惟守爲勝算耳時戴珊亦從旁贊決帝

何等聽受

遽曰微二人朕幾誤先是帝以問大學士劉健健亦力言其不可帝猶未信也至是乃止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印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帝問大夏對曰皆不可麟貪虐失衆心無能爲也請勅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旣失意久之復使使詣大夏求印大夏曰麟苟篤忠貞且爲朝廷名將何印之足云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三邊缺總兵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五

帝命中官李榮語大夏用李傑本外戚薦也榮曰有旨傳奉大夏且執奏肯聽奴輩口語邪帝手書

爲此輩所信亦大難

傑姓名朝罷召授之大夏退語同列曰此非帥臣選別推二人以請中旨卒用傑未幾以不稱職論罷帝謂大夏曰悔不用卿言帝欲宿兵近地爲左

右輔大夏請發保定操軍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京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官監

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門帝以示大夏曰

美昭何以過

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修清甯宮

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之五帝命中官語

內閣擬旨詰責劉健曰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

時
秘
亦
見

書屢乞休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用何人代之中官以聞帝欣然如大夏請當是時大夏在兵部以天下安危爲己任而扶引善類尤切刑部尚書閔珪讞獄忤旨帝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者帝色解竟允珪奏郎中李夢陽建言下詔獄賜還職會大夏獨對帝曰比外議若何大夏頓首言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其隨事効忠類如此帝嘗召大夏便殿諭曰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六

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其具揭帖以進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斜封墨勅耶陛下遠師帝王何等正大近法祖宗事之可

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矣揭帖徒滋弊且非示後世法臣不敢効順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凡用人行政惟求順理久之自治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去嘗入對久憊不能興帝呼李榮掖之出旣出榮扶而請曰吾輩事上久罪多矣幸公少隱之大夏曰主上聖明大夏於政事外不敢輕毀譽人

今日力求退耳一日大夏與珊對畢帝曰觀吏來
集聞諸大臣皆引嫌杜門若二卿縱開門延客誰
復以賄通也聖主因出白金二錠分賜之曰小佐爾廉

戒毋廷謝恐他人或觖望大夏與珊受帝眷既深
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而大夏至賜玉帶麒麟
服卽劉健首內閣馬文升以師臣爲六卿長不敢
望以是廷臣多側目帝故知之益倚重咨訪政事
無虛日而天下亦引領望治未幾帝崩武宗卽位
好狎遊大夏請裁革中官冗員罷錦衣千戶金琦
太和山守備韋興職任皆不聽時戴珊已卒大夏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七

知不可爲遂引年乞骸骨章四上詔加太子太保
賜璽書乘傳歸瀕行又賜綵幣寶鏹而給事中王
珣張禴乞勉畱大夏不報李夢陽作東山草堂歌
以送之詞旨激壯天下傳誦大夏旣歸葛巾野服
往來山水間然嘗儗裝若遠行狀或問之曰璫方
橫須有地置我矣初孝宗問邊餉匱絀之由大夏
言臣在廣城撫按鎮司供億不敵一中官餉安得
不絀帝曰今後必廉如鄧原麥秀而後補不然姑
闕之又孝宗言諸司弊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大
夏復勸帝獨斷行之遂勅兵部同給事中御史清

理歲省冗費十餘萬金又管團營時議草騰驤四
衛軍士萬三千九百有奇天下稱快而近幸滋不
悅比大夏歸諸軍士當番直故不入帝怪之問左
右皆曰劉尚書所汰也帝不懌中官甯瑾素重大
夏叩首曰此先皇帝意遂免無何劉瑾亂政與諸
中官修舊郤又劉宇者孝宗嘗斥爲小人亦怨大
夏不爲之解遂與焦芳比而譖于瑾曰籍大夏家
可當邊費十二會尚書潘蕃以土官岑猛事下獄
詞連大夏瑾因坐以激變左都御史屠蒲言檢律

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成耶李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

八

陽亦爲之媿解瑾又使詆大夏家實貧始得戍肅
州衛大夏年七十三徒步荷戈匍匐至大明門下
叩首而去觀者塞路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進食所
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
瑾絕饋問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
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
挈子姓大夏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
得罪忍令同死戍所邪五年夏赦歸八月瑾誅復
官致仕言官請併復廩秩而中官用事者終嫌之
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羸散之故舊宗

族居數歲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

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獨戒利亦當遠名

又嘗謂陳獻章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

一所居東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

勸而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

小驢就道已家居有門下生為巡撫枉百里謁之

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扶犁者引之登堂即

大夏也嘗曰人生蓋棺論定身在一日猶有一日

之憂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

問大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卷十八九

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

此

華容余生平最所欽仰此傳形其美玉無瑕

表裏瑩徹不獨事功之偉學問之精并君臣

一德僚友同心宏治十八年太和景色一一

皆出誠傳神手也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昇以鄉貢官教授好抗言

高論嘗奏禁吏胥被繡乘馬有提學居喪起復者

昇告之日風化所繫無以示諸生事遂寢寢珊幼端

亮明性理學與劉大夏同舉進士成化初擢御史

督南畿學政正身率士敦實抑浮十四年轉陝西按察副使仍督學政所部雖窮鄉無不至約束嚴明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旌表節孝士子久而益親三遷至福建左布政使自奉儉約無他嗜好終任不持閩海一物宏治初以王恕薦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豪右多納亡命爲利珊刻日令自首部勒驍銳製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初起夔州流劫竹山平利諸縣勢張甚守臣莫敢發珊請合四川湖陝兵討之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進誅其渠魁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入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十

何喬新彭韶先後協心執法不阿尋轉左勘荆晉二王府獄稱平允進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益自檢飭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帝嘗霽顏納之獄以不枉會考察京官給事中吳舜王蓋慮以不職見黜連疏誣詆文升及珊自劾乞休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致廢大典帝下詔慰留珊言舜蓋自知應黜故先劾臣臣今黜之彼曰挾私避嫌不黜是負委任卒皆黜之帝知珊清謹每御便殿

或坐金臺輒宣劉大夏與珊接膝面語至移晷刻
資金幣上尊珍饌無虛月一日與大夏對良久帝
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門何必杜各
賜白金屬勿延謝曰汝同列有相忌者珊以老疾
求退優詔勉畱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
帝爲動容一日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勿恐一旦
溘先朝露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深何惜爲珊一
言乎大夏唯唯後帝召大夏議事畢問珊病近且
何如大夏具言珊實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伏乞
憐允帝曰彼教卿言耶大夏曰珊在告臣往視珊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

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代奏誠如聖諭帝曰
主人畱客三代以下無此君臣堅客爲強畱珊獨不能爲朕畱耶且朕

以天下事付託卿輩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
舍朕先歸泫然者久之大夏出以告珊泣曰臣死
此官矣亡何帝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
視事疾再作遂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
性和粹洞達無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
爲物撓而意常近厚通籍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勤
官守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退居惟焚香讀書而
已初大夏常語人在位不可多受人知平生得數
不獨居官富如此

人相助德業者足矣以故立朝惟與珊及李東陽
張敷華善及珊卒而敷華入左都御史與珊齊名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爲御史從英宗北征
死于土木敷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有社樹爲祟
麾羣兒盡伐之祟除里人異焉景泰初錄死事後
廕國子生舉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解館當畱
與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知庶政授兵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敷華廉重有威與大夏並名郎署
間遷浙江叅議監温處礦課景甯礦盜起鎮巡議
加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弭也親從數十騎往諭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

七

露刃待諦視曰真我張公也成投刃羅拜聽命乃
斬渠魁十二人餘悉解散累進右布政使凡居浙
十餘年無赫赫聲而境內大治遷湖廣左布政使
荆王見瀟故驕縱脅守臣取蘄州治爲宮敷華獨
不爲署奏乃寢其後王卒以罪廢歲大禋出官錢
繕修學宮俾貧民資其傭直全活甚衆宏治四年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母喪服闋仍巡
撫如故山西歲歉藩祿不繼請增河東鹽課以資
之會霖雨躬禱於神池獨不壞又言大同邊餉多
折納利商困民非經久策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

運米民便之八年改撫陝西下令婚娶無論財喪葬不得舉樂以興民俗有妖僧張金峯聚徒山中爲亂廷議且用兵兵部尚書馬文升獨曰張都御史必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金峯以獻九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十二年改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暴不法者時漕司負算例得假太倉金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前負則又前後相踵積負滋多敷華曰上剝下攘漕坐是困國貸取息非政體也峻爲之禁高郵湖堤歲久且圯浚深溝以殺水勢又築寶應堤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三

民利賴焉十四年改南右都御史振肅風紀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會考南曹瀚欲悉汰鄙薄者敷華多保持之嘗曰甯失不明毋爲不仁瀚亦不能奪也十七年上言天下災異薦臻意者忠讜之言或未盡行奸貪之吏或未盡黜或科歛重而民窮或工作煩而軍困或奔競者漸昌乾沒者漸肆或儉約之風未興或僭踰之俗未革乞命中外臣工各加修省至諸司所陳民間利病往往中格宜申飭之以課實効帝嘉納之明年孝宗崩武宗嗣位遷南京刑部

尚書尋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敷華久在南都聲望已重驟掌內臺天下想望風采自處剛嚴杜絕奔競而愛惜人才務持大體時馬文升劉大夏相繼去國帝不親政權歸闈寺非復孝宗之舊矣劉瑾等號爲八黨給事艾洪等以爲言帝下詔切責敷華上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銓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帝曰朕自處之于是敷華乃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

古

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家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啟皇明聖神相繼太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繇然矣孝宗皇帝方大有爲而龍馭上升繼序不怠實在陛下夫何春夏以來宴樂逸游日狎儉壬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千天變下拂人心今給事中蒞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置臣竊歎之臣請略言時

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號爲勇士織造停矣又織造傳奉草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監復奉帶引鹽地畝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仍奏討田土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爲屢換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倉則政令紛拏韋經索取官庫而准雇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百官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置安則安置危則危宋綬有言自古帝王未嘗不學真德秀有言無逸則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
卷十八

五

漢所以興隆陳子昂曰人不可使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詳計而審處焉疏入不報而八黨益怒其冬十二月晦瑾矯詔勒致仕敷華卽日買車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更欲借總漕楚糧浥爛且坐贓罪修撰康海知之過瑾曰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秦人也忍相薄耶瑾意乃解然猶以朋黨榜之朝堂家居一年病且革衣冠揖家廟返榻而卒敷華與戴珊相繼入臺其行事頗類而剛介過之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明辨義利較若黑白有所不可不以利

害禍福爲遷就總漕時嘗督運入京諸大璫因閣

臣李東陽致各香爲壽巽往謝敷華固辭重違閣

臣意各報以幣使者出復反之曰幾誤矣吾生平

無內交顧一旦自敗耶其後劉大夏薦敷華帝曰

敷華誠佳但太峻耳爲部郎嘗奉使道遇盜劫其

囊得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訟隸易金或曰安知

非相公金屠曰相公惟用俸金無惡金也孫鰲爲

御史亦以鰲直著

三人品地才幹誠有明不多得之人所遇之

時亦人生不易遇之時文字一一與他分明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三卷十八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宣德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督餉鎮番總督王驥一見器之尋遷員外郎麓川之役驥請以從軍令督前鋒所向克敵降附甚衆遷郎中賜白金文綺以內艱去起復爲通政司叅議總理山海關糧儲正統十四年擢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總理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時邊事孔棘來學廣斥堠謹烽燧舉將材守要害寇不敢犯因上言承平日久武備懈弛關隘非不可守而軍伍精銳者半爲權豪所占乞懲艾簡閱之兵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七

氣庶可振作又言神京四塞之地寇敢深入者以有險不守故也今議者類以歛人畜窖芻粟爲至計此可施之邊城未可用之畿甸也以都城而議堅壁清野九門之外將悉聽其蹂躪乎宜急選禁旅付文武大臣分屯險要俾首尾相應及其情歸內外夾攻必獲全勝廷議躪之寇退因命來學率所部趨紫荆關偕總兵楊洪追躪之有功遂命提督居庸紫荆倒馬白羊龍泉諸關武臣皆聽節制來學又言畿甸迤西山川固爲險阻而夷坦尚多寇騎隨處得以闖入若分守諸臣誠能漸次修塞

自當有嗾可憑乃平日虛應故事臨時束手張望
媮情之弊今日爲極臣非不知因循者合人情更
張者招物議特以邊陲重寄不容坐視廢弛遂修
築喜峯界嶺董家羅家諸口及一片石羅文谷各
關城務極雄壯完固遷薊州倉于城中更令兵民
屯耕守以省轉輸京東西邊至是晏然景泰中蘇
松諸郡頻年水旱進副都御史往撫之既至言江
南之民疲苦已極雖百方寬卹饑窮自若也乞畱
本歲京糧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於民來歲聽臣
設法償官庶國賦不虧飢民得濟詔從之先是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七

南諸郡苦民運已而令軍兌輸京民稍休息及邊
警調軍防秋仍令民自輸役者五十萬人羨費銀
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少而浮用多民復大
困至是來學請復軍兌之法民困以紓一年卒于
官來學經理之才亞于周忱特以撫吳日淺故聲
施不及云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父濟永樂中少詹事仁宗於
春宮甚被禮遇卒時幹尚幼適仁宗監國南京卽
遣補應天府學生賜鈔二千貫月給米二石以資
養之幹感奮力學正統四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歷武庫司郎中英宗北陷都城戒嚴一時
甲仗糧餉綜理需人超擢兵部右侍郎幹才具敏
捷倉猝應變或不待奏報施行輒得其宜一日諸
軍擁東城門請給芻藁時鄉民萬餘避兵城下呼
號求入守者難之幹曰芻藁不得馬瘦斃已耳城
以衛民有急而拒之焉用城爲亟啟門納之景泰
元年改禮部三年奉勅考察山西官吏奏黜布政
使侯復等五十餘人河南鳳陽大水詔往賑隸奏
免稅糧十餘萬旣歸復督理易州山礮積弊頓革
因請設主事綜核其事幹總大綱而已三年召還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九

治部事尋遷左侍郎天順初尚書胡濙致仕去諸
冊立大禮並從幹裁定時襄王來朝故事當祭門
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無知者幹檢太常故典
行之瀋王佶焯奏弟妹婚嫁已受封冊適遇父喪
未得成禮今已越大祥請擇吉舉行下部議幹言
三年之喪禮之大者且服內成婚律有明禁今王
與郡王郡主皆父喪未終輒行婚禮不可帝曰此
長史不能輔導之故詔按御史執問如律帝不
豫請復行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七年幹知貢
舉適貢院火逮下詔獄尋釋之成化二年巡撫畿

內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居二年召還復禮部
幹爲人謙謹喜稱人之善遇事不肯詭隨嘗因災
異極言妄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之弊加太子
少保屢疏乞歸汪直嗾言官論之命馳驛歸月米
歲夫加厚宏治中浙江饑幹手疏以聞孝宗嘉其
身居田里能達民隱詔有司如所奏賑恤仍出內
帑綵幣勞之比至幹已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謚康僖

王質字夢瑾太和人永樂中由鄉貢爲南陽縣學

訓導擢監察御史遷四川參政時松潘土番爭地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三

仇殺久不能平質召其長開論禍福皆感悟各歸
所侵地結爲婚媿久之遷山東布政使正統六年

入爲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尚書缺上命大臣擇

老成謹厚者吏部尚書王直等言無如質優遂進

刑部尚書居五月坐失獄仍左遷戶部右侍郎質

故在部明習典故檢覈部事茂繁正訛均節委積

內外輕重咸有品式尋命經理福建浙江銀場質

雅知開場不便迫上命不敢辭鬱鬱不樂道病卒

質久宦家無長物不蓄姬媵然廉而不苟持論和

平人以此多之初洪武時各銀場歲課福建二千

六百餘兩浙江二千八百餘兩永樂以後歲有增
益宣德間福建至四萬二千餘兩浙江至九萬四
千餘兩自是地方殫而民不堪命矣帝初卽位詔
閉礦罷冶勿言場課民大蘇至是有盜礦脉相殺
傷者御史孫毓等遂言復開銀場則利權在上盜
無所容事下兩省三司集議惟浙江按察使軒輓
奏言敢小盜有司事耳開場雖一時之利而費出
民間官吏騷騷人心搖動其患甚大朝廷是其言
寢之已而給事中陳傳阿中貴意復請開場諸言
利者附和之天子因以爲然以質廉謹使典其事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三

質旣卒朝廷以閉礦久今初開損大臣不祥乃議
二省場課視宣德時各征其半然猶數倍國初而
內外使者冠蓋相望閭閻供億過於公稅於是民
困盜起至正統末以王師討之乃定

此以礦場之害附見可存

焦宏字克明葉縣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監察御
史巡按貴州有疑獄論死者已百餘人宏鞠實盡
釋之抵罪裁十人而已由是名譽大著遷江西按
察副使進右布政使奏免九江蘆課興學舍修復
濂溪書院羅邵邑髦士習業其中厚以廩餼文風

大振正統六年入爲戶部右侍郎時倭寇數犯內地命往浙閩蘇松飭兵備禦宏奏緣海衛所宜畫疆分守不得互諉增設城堡戍卒周歲交代勿踰時日以均勞逸嘗親歷衛所廉察軍吏得其營私廢公狀請分勅御史巡視閩浙使懲戢奸頑益嚴武備朝廷皆見施行又嘗巡行至嘉定民訴故有田數百頃已歸官而責賦如故驗之果然曰我方佐司農而民間有此困乎立奏蠲之踰年復督北征軍餉奏修山海衛遷安鎮倉廩增置喜峯口平坡倉廣儲糧糗自是軍行無乏時有言開闢浙銀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卷十八

三

場者命往勘之宏心知其害民然不能強諫乃言采銀誠可利國但礦脉消長無時開場之後恐滋奸僞而已十年朝廷以陝西緣邊多宿重兵仰食內地河南近陝設衛興屯恐無實効乃命宏巡歷二省起歸開至甘肅凡倉廩虛實耕獲勤惰皆分別賞罰之次年陝西大熟奏旗軍月餉以穀賤願折銀乞依所請貶穀各邊益寬輸輓從之七月還部宏自爲御史至侍郎歲歲出使所歷東西南北經行萬里未嘗言勞最後大軍討思機發復督軍餉直抵金沙江冒瘴癘輸糧精弗絕師還便道抵

家病益甚遂卒年五十八

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巡撫侍郎于謙舉以自代王振阻之不果用尋遷浙江左布政使時福建賊吳金八等流劫溫處巡撫軒輓奏遣原貞會勦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參贊軍務景泰元年三月京師烈風晝晦詔求直言原貞傷英宗信用王振之失而慮中原流民未復爲國家隱憂上疏近萬言其論流民略曰臣前任河南參政稽察流民通三十萬戶開封兗州鳳陽大名壤地相接河濱湖泊蒲葦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四卷十八

三五

三五

彌望天旱水涸遂成膏腴遭逃之民潛耕其中及河流泛溢復轉徙他鄉今南陽商鄧襄樊漢沔之間流民日衆飢寒交迫相聚爲盜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昔者陳涉王常張角王彌皆由此而起萬一歲逢饑饉其中保無弓馬迅捷膂力過人如黑山飛燕黃龍大眼白波左校之徒狡焉起疆雖勞師十萬轉輸千里難遽成功謂宜及年穀豐熟遣大臣循行責令有司籍爲編民驗丁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桑農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社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約使知敦本設義倉使知

備荒德禮以道之刑法以齊之然後徐議賦役庶
無將來之患也其論權幸略曰昔堯舜之世猶流
共工殛伯鯀况後世之臣而謂無共鯀哉高皇帝
設中書省以總政權及胡惟庸誅詔罷中書太宗
時錦衣衛紀綱恃恩弄權貪利僭分事覺誅其黨
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上皇信任王振擅作
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憚正直氣沮奸宄朋興迨
至妄意邀功輕玩巨寇雖上皇智勇天錫然目未
見敵身未經戰且幃幄運籌朝士莫預安能定廟
算以授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主謀諸軍不知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一
五

令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盛之日軍非不
精馬非不良兵甲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
師辱主爲萬世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奸誤國
如此殺身赤族雖其自取然也先且乘勢入關犯
京師驚陵寢賴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
罪彼始悔禍奉歸乘輿斯皆往事鑒戒昭然今所
任用未聞有此然宜慎之於未然伏惟陛下視朝
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之臣延英俊之士訪論治
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廣

上智總攬乾綱獨奮英斷法堯舜之除凶體祖宗

之去邪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者日進官皆得人而權倖遠矣帝嘉納其言三年闕浙盜平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福建奏置雲和宣平景甯永安壽甯五縣明年致仕原貞清慎自持功名皆著于浙未嘗一日在朝廷人以爲未盡其用歸老歲寒谿因以歲寒自號卒年八十九子需成化八年進士南京吏部尚書自有傳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四
卷十八

五

胡拱辰章敞李綱彭琉張悅列傳

胡拱辰字共之涪安人性簡朴敝衣疏食澹如也
正統四年進士授黟縣知縣三年上績吏部黥民
念其貧贖金追送境上一無所受擢福建道御史
陳鑑掌院事慎許可拱辰獨當其意遭父喪歸英
宗北狩吏部遣官至家奪情起復乃馳驛還京補
江西道御史屢上封事惓惓以選將保邦修德彌
災爲言天順元年遷貴州左叅政分守威清時安
莊衛白水堡諸蠻叛服不常犵狁蠻頭目沈時保
入見大言我所轄多豪惡願得號令相畀鈐束之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五
卷十八

美

不然恐貽他日患拱辰厲聲叱之曰但斬爾頭籍
爾財產此卽號令無他也時保股栗不敢仰視遂
過普定以告副總兵方瑛遣普定衛指揮郭貴往
擒之并其妻子寘之法其患始息復以計服女土
官奢貴而遣其所善王遜宣諭土官安隴富于是
金雞劄佐等驛道悉通成化元年遷廣西布政使
會猺人作亂命都御史韓雍討之拱辰協同總兵
官曷險深入平荔浦遂乘盛水陸間進復平斷藤
峽進四川左布政使八年擢南京右副都御史提
督操江異時剽掠渠魁悉以計捕獲之十一年改

南京兵部侍郎時憲宗春秋已盛儲位尙虛拱辰
首與倪岳崔恭等疏請蚤定國本言甚激切廷臣
交章繼之憲宗嘉納時孝宗生已六歲因立之儲
位遂定明年轉南京左副都御史十七年入賀萬
壽上章乞休召至便殿慰留之三十年進南京工
部尙書修內府宮殿經理朝陽門外桐漆諸園務
節財省事人便之奏增虞衡營繕二司主事各一
員十三年年七十以老乞歸許之進榮祿大夫孝
宗聞其貧不能具衣食命有司給月廩歲隸進光
祿大夫賜賚有加武宗卽位遣行人齎璽書存問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五
卷十八 毛

三年卒年九十有二巡按御史史鑑言拱辰廉貧

盛美

可憫卒之日幾不能斂棺衾資于有司衣帛功于

親黨帝震悼贈太子少傅謚莊懿拱辰仕宦五十
年非大節慶不衣緋繡非賓祭不具雞豚於先世
室廬無所增飾清慎之名重于朝野尤嗜書所著
有雞肋集錦官稿從征稿華封紀事山居雜咏亦
拙齋詩集等書

章敞字尙文會稽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
士與修永樂大典十年授刑部主事同纂五經四
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資金幣敞性剛毅遇事不

肯媿姻而善決疑獄時西山有劫盜詔捕之急捕者掩執數百人敝察其枉惟留一人拘之餘悉遣出期詰旦復至同官疑之詰且數百人皆如約至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所拘一人實盜也衆始服其明其審他獄如此類甚衆轉員外郎尋遷郎中改吏部宣德中擢行在禮部右侍郎奉使安南黎利權署國事遣人請相見禮敝語之曰天使卿命撫輯爾邦禮制有定何用請爲利聞惶恐趨拜奉事惟謹敬正色待之及還餽贐一無所受利以所餽物付貢使將中道致之及關敝親閱所貢方物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五卷十八

天

餘悉緘付關吏後利死其子麟署國事敝復奉命往關吏識之曰此前却金使者也正統初晉王請故護衛軍田田久爲民有勅敝往經理之至則較軍數授田餘悉歸民王不悅敝曰藩國先設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軍田歸一所得無太過且王藩屏朝廷軍民皆一體奪民益軍非至公之義也王悟曰方面諸官蚤有此言吾豈敢上煩朝廷還奏帝深嘉之禾幾遷左侍郎時尙書胡濙尙尙寬大敝佐以嚴明承平旣久典禮品式因革輕重不能無異吏胥因緣爲奸乃集國初至今所行條

格叅酌定例事獲適宜奸弊頓息比歲度僧道輒以千計請依洪武間例三歲一度外國貢使日給廩餼庖人常侵尅之敝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而使朝廷薄柔遠之禮可乎卽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稽核或給不如數通事以告輒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爲朝廷恩禮有加貢獻益謹敵爲人重交誼拯濟患難惟恐弗及在刑部時有同官二人坐累戍邊資送甚厚歿又爲經理喪事恤其孤寡人稱其德正統二年卒祭葬如例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從父來京師家僮驅車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五卷十八

无

失足墜車下車輾身橫度而不傷人咸異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以公廉伉直爲各疏陳時政得失無所規避出按南畿浙江先爲條教風告官吏有不悛者然後執法彈劾舉廉能獎恬退庶事成理威名流聞奉使陝西延緩編集土兵處置得宜邊人畏服還遷太僕寺少卿視馬真定永保間往時視馬者至有可斂錢饋遺率以爲常至是風清弊絕一日按行冀州劇賊驅騎猝至乃從容解篋相示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李公耶我等誤矣躍馬遜謝而去遭憂服闋遷左僉都御史總

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奏請運艘遭風失糧者免其逮問軍民稱便以疾卒于官銳爲具含欵啟其篋視之惟敝衣數襲而已揮涕曰真君子也爲奏其清節于朝特賜祭葬時同邑有張綱字大振第進士授監察御史時中官曹吉祥欲庇一指揮庶奪嫡廕綱疏阻之出按甯藩削護衛軍士再巡湖廣有李總兵者遺以千金綱卻之仍糾其罪屢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禦邊有功憲宗嘗比之王越以剛直不合於時引疾致仕卒高安字曰恭睢州人弱冠第進士知文水縣踰年縣大治擢監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五卷十八

三

察御史丰裁嶄然汪直用事以不附已期中傷之伺察無所得直心亦服乃白憲宗曰天下不要錢官御史高安耳年二十六卒於官

彭琉字毓敬安福人幼聰敏有志操永樂十六年舉進士時初建京營大臣薦琉才命董其事令行無後期者溧水人虞真以財力自雄數梗法琉召諭之曰若所以安居享豐產者朝廷賜之而顧梗法何耶不改吾將執三尺繩汝真自是馴服侍郎李友直嘉其能爲之延譽事竣授政和知縣御史李霖時巡銀場惡琉禁其家人爲奸利乃文致以

罪坐枉道還家罷爲民洪熙元年以薦授臨清教諭造士有成法楊士奇高其學行薦爲翰林院編修琉益甘貧勵學正統初與修五倫書及宣宗實錄時簡儒臣有學者十三人授憲職提督天下學校而琉得廣東比至峻規條嚴考課開導諸生務先德行後文藝增修黌舍凡二千餘間書籍殘缺者刻而傳之嶺南士風爲之一變復兼督農桑黜陟官吏皆奉法不撓秩滿遷山西按察司副使仍督學政景泰初罷提學改任湖廣贊理廣西軍務踰年引疾致仕家居久之忽疾作不能言秉筆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五卷十八

三

書曰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而卒生平寡嗜欲甘勞苦居官泊然如布素勤於職務動以古人自處廉名直節雖老不衰所著有備忘錄慎庵等集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少疑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出爲江西僉事遷浙江提學副使初循例糊名校士旣而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直書諸生姓名權貴請囑屹不爲動成化二年以湖廣按察使入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用事訶察入覲官動輒羅箝衆競趨

其門悅獨不往銘銜甚命遷卒日夜伺察無所得
未幾銘敗悅名益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遷工
部右侍郎孝宗初立諸大臣多上疏引去悅曰新
君嗣位正當竭股肱報國豈臣子言去之時耶尋
改禮部再改吏部宏治六年大早上陳遵舊章卹
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
二疏並嘉納時尚書王恕負時望悅左右之兩攝
選眾議翕然恕致仕眾望屬悅時議用翰林入吏
部悅出爲南院右都御史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
明年改兵部贊機務嚴重不撓每議事持大體畱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五
卷十八

都倚重嘗謂人曰古聖賢所爲皆大公無私故其
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不
及况復濟以私乎在刑部有囑所親者曰不敢緝
公法但對簿乞假一詞使渠知某曾爲之地耳訖
事卒不言問之曰彼故無罪吾據法宥之敢僞以

市恩乎或言有善讀書不能作吏者笑曰此正不

足救以無用歸過讀書之弊開天下以爲學之路有功名教之言

善讀書耳天下有緣儒術爲吏治者而過焉吾不

信也六疏乞歸賜璽書乘傳歸居處舊廬杜門謝
客見風俗奢靡力崇節儉書箴于屏爲薦紳倡世

傳誦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黃潤玉劉綱應履平蔡豪楊琚項騏吳倬張

曷楊峻列傳

黃潤玉字孟清鄞縣人。生而穎異。方嚴好禮。義五歲侍母病。夜不解帶。六歲就塾。書過目輒成。誦行道見遺金。不顧。人皆異之。十二歲聞郡守修鄉飲禮。往觀之。歸而書其儀於冊。家人曰。書此何爲。曰。此先王教人孝弟之遺意也。故識之耳。歲十三爲永樂元年。父被擇當遷。實北京潤玉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與同役者築室城北墾圃鬻蔬以爲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三

稍隙輒肆力於學。嘗曰。學聖人從分寸始。又曰。明理在讀書。制行當謹獨。其立志如此。舉京闈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外艱服闋。改南昌。用薦擢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奏斥藩臬以下不職者百二十餘人。正統二年。新設直省。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改廣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粵右地阻蠻徼。人文樸。僿潤玉督勅師儒。振起文教。士始彬彬向學矣。內艱服闋。改湖廣僉事。持法甚嚴。時巡撫都御史李實乘勢驕橫。潤玉獨無所加。禮連黜墨吏二人。皆實姻黨也。實大怒。撫其短不得。乃劾

潤玉不諳刑律坐貶合山縣知縣縣多逋稅潤玉謂稅逋由於民之失業乃浚麻河以通水利農桑大興縣有蘆場吏胥叢穴爲奸蠹潤玉悉革其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尋請老致仕居家二十年杜門不出學者稱爲南山先生卒年八十有九平生峻介寡交遊所稱許者惟李時勉薛瑄二人而已所著有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學庸通指考定深衣古制甯波簡要志孫子註南山理事錄南山詩文稿若干卷子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有政聲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三

劉綱字文紀禹州人敦確有幹局永樂中第進士爲府谷知縣政教兼舉治行大著遷知甯州綱以甯凋敝日久因俗爲治教民播種之方誦讀之要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專事繩墨期年廢墜俱興以母憂去代者已至民詣闕奏畱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乘傳往綱益慎獄省刑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詭以爲神綱伺其光見射之應手而滅洩其水視之巨鼉也一日行野中值橫石爲疋馬驚不度諦視之則范仲淹所撰狄仁傑碑也卽呼役起立之建祠祀仁傑人稱異

馮後丁父憂又以州人奏畱仁宗特賜璽書褒異
加四品服嘗以考績至京帝親召問勞以酒饌正
統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居甯凡
三十四年去之日父老步送數百里哭聲震野甯
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
是生祀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家居十餘年年八
十四卒甯民問遺踵至其卒也多裹糧致弔明興
以來爲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孫宇宏治間
爲大學士贈綱如字官

應履平浙江奉化人第進士授德化知縣歷官吏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三

部稽勳司郎中出爲德安知府秩滿遷貴州按察
使履平性剛直所至祛除奸蠹論事不避嫌怨舊
制都督遣人下諸衛徵發必領內府勘合赴都司
稽驗不敢越司下衛至是軍府使者往往不領勘
合止給本軍關文乘傳四馳經歷諸衛脗削軍旗
軍旗苦之而右軍府使黔者尤甚宣德七年履平
疏言勘合之設所以防奸今悍不遵用脫有詐僞
何從稽察臣竊謂內而軍府外而關司兵政所關
誠非細故嗣後五府遣使無勘合者臣請令所司
執詣京師付法司治罪宣宗善其言命右軍府具

實以聞復命行在都察院移諸司永守之諸軍府
爲之戢伏貴州地接廣西時都督僉事山雲鎮廣
西備禦蠻獯調貴州各衛軍歲以萬餘人春秋更
代逃亡則取廣衛軍補伍履平奏言貴州地連滇
粵苗蠻雜處但宜示之兵威未可繩以刑憲若軍
伍空虛緩急何賴今每歲遣往廣西備禦諸軍於
彼逃亡於此責補如宣德五年二月遣發五千餘
人逃者二千八百有奇今年補之明年復然不數
年後貴州衛所必空而總兵官山雲不究遠圖惟
計近利誠恐積久軍困民殘咎將誰執乞勅兵部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三

凡貴州調往廣西官軍悉令還衛非惟少息士卒
亦且預備不虞疏聞命兵部檄雲嚴責廣西都司
屬衛追取逃亡軍士補伍其貴州現調操備者暫
畱粵中俟編發軍士足用卽盡遣還當是時雲自
謂鎮粵有功雖朝廷采用履平言顧嘗心輕履平
部檄到大笑曰書生何敢妄言正統元年履平遂
劾雲專權擅威福詔詰責雲雲乃大驚上章自理
朝廷雖宥其罪仍降勅戒諭雲自是氣懾者久之
履平又以軍伍不足請自後衛所官旗雜犯死徒
流者俱送鎮將立功期滿還伍其邊軍犯盜及上

官民與官旗罪輕者俱入粟贖罪從之三年轉雲南左布政使四年征麓川官軍回駐金齒者數萬人供億難繼履平奏量畱偏裨率附近士卒備禦餘宜遣回聽調發報可尋乞致仕去履平在黔久過黔黔民皆涕泣其後猶追思飲食必祭之

蔡蒙字時中吳縣人年十一有文名知府况鍾奇之撫其背曰孺子幸自愛他日名位當類我以貢入國子監兵部尚書馬昂言樞曹奏牘皆關機密不宜純用掾吏乞簡太學生繕寫稱職者以不次用詔許之蒙歷事僅半載吏部考績優等授浙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三

温州府同知礦盜起命中使督兵捕之城巾民間兵且至皆懼遽撤橋梁壘石塞路蒙夜半聞報驚起急率衆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黎明兵至乃通行無滯會大雨雪兵僵死過半議選丁壯補伍蒙請曰賊本烏合竄跳山谷間爭小利耳非大敵也今益兵蹙之度求生無路必致死力卽殄滅所傷實多莫若遣一介使往諭之彼且立解散矣中使曰善然非君莫可屬者蒙卽許諾單騎抵賊巢慨諭禍福賊大感悟皆乞降事平取民之丁壯爲銀賦長領坑夫事採鑿而俾素封家就其地結廬

以居故盜卒不能起山潦隴樂清田數十頃而賦
稅如故民患之蒙築堤堰謹蓄洩水不爲害浙西
大饑遣官往賑徵粟有司他府倉卒不能辦獨蒙
儲粟五萬石以待民受其惠遭父憂歸起復知湖
廣辰州尋改廣西之南甯南甯蠻獠雜處蒙治之
三年俗大變田州土司岑猛與其族弄兵蒙往曉
譬乃戢服久之乞歸蒙起太學生至郡守有名如
鍾言

楊琚泰和人也喜言兵景泰五年進士授兵部主
事出鎮山海關成化二年進武選郎中征西軍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三

紀功上奏言臣奉命巡行見延綏慶陽二境東接
偏頭關西至甯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稀
疏武備單弱以致套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
年已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
田腴有鹽池海子葭藪之民往往出墩外田作正
統間甯夏總兵黃鑑欲將偏頭東勝兩關黃河西
岸至甯夏黑山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有奇聚材
官騶卒發勁弩長戟於十三城堡中則七百里之
地易于偵望不難守矣當時議者不察徒以地平
衍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欲將延綏一路營堡

移徙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孤山東村二堡
移野蘆川神木堡移楊家城栢林高家二堡移石
落澗雙山堡移真谿灘榆林城移樺林白澗灘響
水波羅二堡移白土窯土門堡移白臘峯大屯鶻
堡移濫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寒門堡移古窯清邊
營移崩河甯塞營移察罕腦兒直與安邊定邊相
對形勢鉤聯墩臺絡繹則甯夏東路與偏關河邊
營堡俱在其內矣而當時守土者又以徙置煩勞
已之二策不行至今貽患臣以長言質之士人皆
云若如前策移營展堡不惟可以禦敵於外且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三

軍民得田作於內積之數年邊儲漸充轉餉可省
臣竊見套賊連年入寇朝廷命將徂征調兵四萬
有奇人馬芻粟日費四百餘金以二歲計之當費
十五六萬而賞勞轉運之費不與焉孰若以一年
之費給甯夏偏關軍民使協力移展城堡密置墩
臺且守且耕之爲愈也憲宗以爲然令備邊兵部
尚書王復經理焉時甯夏副總兵林盛亦好言兵
上書言臣見榆林甯夏一路有警卽調京軍及各
鎮士馬久頓邊城寇乃安處河套彼反爲主我反
爲客勢成倒置敵若大舉調集之軍雲合霧散亦

與城守者無異今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衛諸軍約有十萬簡閱精壯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卽令鎮守諸官酌量緩急分調平涼固原環慶鄜延各路表裏應援則戰守有備旣不遠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如果賊勢甚張許乞師應援蓋古之將者賞罰誠信號令嚴明故士卒畏將不畏敵今則反是以修明軍務爲立異坐視姑息爲老成平居乏馭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敗軍誤國職此之由向者賊衝突邊疆尚能捍禦今遠居河套安可窮搜但使我能練兵儲粟堅壁清野使彼進退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早

利可不驅而遁且今邊徼貪官狡卒糾結成風賣富役貧抽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習之器隊伍無共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國計憲宗亦是之而璆尋出爲叅議往治荆襄築老龍隄疏竹筒河皆有益於民而開設鄖陽功尤多以參政卒盛亦累功至總兵

項騏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進士授南京吏部司務歷遷南京刑部郎中當憲宗卽位詔求直言騏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納諫諍崇節義遠近習弭天變語甚切直皆人所不敢言未幾以病乞致

仕甘貧屢空敝屋以居巡按御史高其節授室一椽始遂棲託家居三十年無疾而終巡按唐鳳儀以騏與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爲忠清里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清祠以祀之

吳倬字克大淳安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王恕巡撫江南薦倬理蘇松諸郡刑獄聽斷明允遷貴州按察司僉事貴多軍衛生徒無廩餼站軍亦無額糧倬始設學田又請給站軍粟月三斗改建新添衛學通關索嶺驛路修舉廢墜官民稱便程番盜起守臣遯走三司議發兵莫敢前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里

倬曰此可撫而定也單車諭降之都勻地形險阻蠻獠跳梁且百年屢征不克宏治三年巡撫都御史鄧廷瓚薦倬才擢都勻兵備副使時太監江惠鎮遠侯顧溥及廷瓚會四省兵討黑苗也富架等倬遣熟苗詐降也富架誘令入寇因伏兵擒之并執其二子諸路乘勝深入抵其巢穴凡破一百二十餘寨斬級俘獲八千餘捷聞降勅獎勞又賊圍官兵于合江州復率師援之賊解圍走時倬威名大著賊望風奔潰相戒避都勻副使當是時菜蘭和壁犁田諸洞悉下平麻六洞九名九姓等諸苗

亦皆歸附設府州縣控馭之貴州爲之一靖蓋倬之功爲多廷瓚上平賊功以倬爲最副使俞倬次之倬進秩二級倬一級七年遷雲南按察使以父喪歸服闋補廣西十四年入覲卒于興安驛

張曷字仲明甯波人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初至平畝稅之不均者民便之行邑界見大樹蔭二十餘畝曷曰是將病田使從吏伐焉父老謂此樹神不可伐不聽甫運斤血出衆懼欲止曷怒手持斧爲倡三日卒斷其樹樹有巨巢墮三婦人絕而蘇自言爲狂風吹至樓上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聖

少年俱不知在樹巢也知爲妖攝驅之還家縣俗尚巫有巫厲人能隱形吏莫敢捕曷馳至其家以縣篆加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有寡婦惟一子爲虎噬具牒控虎卽移檄于神約五日繫虎至及期果二虎伏庭下曷挾弓矢出叱曰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免一虎起斂尾去其一伏不動曷抽矢三發皆貫其首殪焉以虎昇節婦一縣稱爲神君邑大旱祈禱不雨曷乃齋宿神祠夢婦人衣縞素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卽躬至其所鞠之蓋傳四妻祝氏夫死舅姑迫令改嫁潛投後圃

池中死舅姑卽死所填以土久不泄曷命啟土貌
如生乃罪其舅姑爲文弔之忽雨如注諸異政多
此類擢南京監察御史時威甯伯王越與保國公
朱永與太監汪直比而構邊釁曷曰是爲國家害
不小卽抗章論之辭連內閣司禮監由是內外大
臣皆唧噥然未有以發也會曷劾南京守備太監
蔣琮琮因誣曷擅威福曷坐貶通政司經歷尋以
薦遷四川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太監馬某以術士
周慧善黃白術將進之朝曷曰是柳泌也卽擒慧
論罪徙之極邊歲餘引疾歸家四明之棟莊因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卷十八

望

爲號環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而意致容與以
經史自娛有餽之者輒不受居數年都御史王燦
以賑至餽曷百金堅拒不得乃受下戶飢民例一
分以答其意鄞知縣丁某重曷旦夕候起居爲具
蔬食曷曰吾誠不給芋栗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
受炊烟屢絕家人至不能忍及卒合歛不具有司
經紀其喪其清節如此

楊峻字惟高進賢人成化二年進士知丹徒縣寬
嚴並用百廢俱興召爲雲南道御史出清軍湖廣
摘發奸弊吏莫能欺擢廣東僉事有千戶濫殺冒

功事發逃匿詐言已死有司繫其僕于獄二十餘年矣峻鞫其妻無戚容疑之密遣人踪跡果得之廣州丁憂服闋改福建汀漳兵備歷遷副使按察使左布政使皆在浙有報父讐抵死者峻以其孝特釋之鎮守中官恣橫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與之駢鎖詣京勢乃稍戢改南京光祿卿凡所供具悉爲減省故事歲進酒十萬畧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多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宿累始除宏治十六年以年至七十謝政歸正德七年卒峻爲人方嚴蒞事精敏終日儼然未嘗悅人以詞色人亦多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卷十八

四

不悅之以此不獲柄用守官廉服食儉素有人所不堪者所居與縣治隣致仕十年足跡未嘗一至縣門親終廬墓至老生日不舉宴誨後進必以正篤于故舊盛衰如一鄉邦重之

三傳無一超羣事堪潤筆墨而文亦簡淨不

蔓
中
容
疑
之
密
遣
人
踪
跡
果
得
之
廣
州
丁
憂
服
闋
改
福
建
汀
漳
兵
備
歷
遷
副
使
按
察
使
左
布
政
使
皆
在
浙
有
報
父
讐
抵
死
者
峻
以
其
孝
特
釋
之
鎮
守
中
官
恣
橫
峻
面
數
其
罪
取
鐵
索
欲
與
之
駢
鎖
詣
京
勢
乃
稍
戢
改
南
京
光
祿
卿
凡
所
供
具
悉
爲
減
省
故
事
歲
進
酒
十
萬
畧
軍
民
轉
運
稽
程
屬
吏
多
獲
罪
峻
請
命
巡
倉
者
監
之
宿
累
始
除
宏
治
十
六
年
以
年
至
七
十
謝
政
歸
正
德
七
年
卒
峻
爲
人
方
嚴
蒞
事
精
敏
終
日
儼
然
未
嘗
悅
人
以
詞
色
人
亦
多
潛
菴
先
生
史
稿
列
傳
三
十
六
卷
十
八
四

何文淵李裕屠瀟蕭繼禎俞士悅列傳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洪熙元年命考察四川吏治殿最稱當宣德五年以都御史顧佐薦賜璽書出知温州府三年政化大行一郡稱治七年冬入覲道括蒼嶺永嘉丞遣其子以金贖卻之後人為立却金館帝聞其政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勞宴于庭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既復任感帝恩遇益盡心職業暇則與諸生周旋章綸輩講論經史後皆以文行名處州盜起官軍討之不克文淵訶知賊據烏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七卷十八

望

風洞悉捕其渠魁時都指揮李貴等執平民使誣服文淵移牒言賊已獲所捕皆平民也于是二百餘人皆得釋民有兄弟爭財召父老諭以天倫大義兄弟感悔如初布政使黃澤上其治行賜璽書獎勵增秩守郡如故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乃超擢刑部右侍郎軍民號泣請留頻行送者萬餘人立祠祀焉正統元年理淮揚鹽法五年復理京畿荒政麓川思任發叛已遣人謝罪廷臣復議討之文淵請遣官宣諭如終稯化相機捕勦免出師轉餉之勞六年旱勅審繫囚時苦盜言

者請自今有犯以竊盜榜其門文淵具言律有常
憲今爲盜者多若盡署門數年間竊盜牌額遍海
內實傷治體議乃寢以疾求罷許之景帝卽位陳
循薦起爲吏部左侍郎貴州蠻反文淵請罷布政
司仍如洪武中設總兵官鎮守于謙言其非便遂
止景泰元年進本部尚書以易儲恩加太子太保
文淵在温州廉靜寡欲稱良吏及起爲吏部聲譽
大減會災異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等交章論其貪
縱奸邪請罷黜以回天意文淵疏乞致仕帝溫旨
慰畱於是聰等論益力并劾左庶子周旋旋故文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吳

淵在温州所拔士帝欲宥之給事中曹凱廷爭曰
文淵奸邪旋黨比法不可縱乃並下獄文淵故與
太監興安善其得畱也安有力焉聰劾章內有囑
託內臣語帝詰責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草
所加太子太保文淵自以易太子詔中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二語出其手慮及禍時
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道廣昌有傳泰來
爲文淵者遂自經死子喬新別有傳

觀此可知人之才具有宜不宜用人者可不

知器使之義乎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
天順中巡按陝西上安邊八事其選將練兵汰守
令安流民皆中時弊詔所司行之安遠伯石彪坐
首功不實下裕覈之彪從父忠國公亨以書求庇
裕焚其書以實聞亨亦旋敗由是有強直聲久之
擢山東按察使平青州大峴山賊七十餘砦遷陝
西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數裁抑權貴禁投獻
革和買減惜薪司夫役府中有給引錢數千緡例
歸尹裕減其直悉貶之官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
務兼巡撫鳳盧諸郡請濬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聖

又以張秋南旺淮安西湖諸隄植木捍水歲修築
非久安計乃與郎中楊恭主事郭昇等準其直以
石易之民不病役尋丁父憂服除進右都御史佐
院事汪直旣敗裕因請雪諸臣之忤直得罪者帝
不悅與左都御史屠滹皆奪祿又以箠御史得謗
調南京秩滿赴闕畱爲工部尙書未幾轉吏部時

鄉人李汝省方幸故得驟遷裕頗病之乃力主持

以掩所入之不正

以下皆

正釐弊謂僚屬曰諸君亦知天官名曹之意乎五
服五章天所以命有德也今與諸君約願無獲罪
于天故事考察黜吏之目有四曰老疾曰貪酷曰

素行不謹裕奏言人之材質不同偏執則類酷遲
鈍則類軟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以惜人才帝善
之遂著爲令尹旻爲尚書深疾江西人以故爲萬
安李孜省所傾裕懲之一無所較人服其公宏治
初言者謂裕之進由孜省不當久居位裕爲辨誣
錄連疏乞致仕去正德六年卒年八十八裕敷歷
中外所至以廉介稱及旣貴爲孜省所累天下惜
之

屠瀟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二年進士試監察御史

明法令善折獄當奏讞援筆立成不煩竄易都御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吳

史王越使掌諸道奏章且薦才可大用超擢僉都
御史調南院安南侵占城逐其王子古來奔廣東
事聞於朝遣瀟出按瀟移檄安南王諭令罷兵乃
募勇健千人以海舟二十艘護古來歸國古來持
寶器異香爲報瀟悉不受旣而古來遣使以聞奉
命乃受于是以所獻貯禮部宏治初總制兩廣未
幾召還掌院事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尋遷吏
部尚書滿三年加太子太保旣又以太子出閣加
太子太傅在位練達精敏嘗因災異請革內降除
授謂天下土事詩書而躬案牘數十年不得一官

而白身之人或因奔競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且今之傳奉卽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降之職甚爲政體之累陛下當遠宗堯舜近守祖法豈可襲漢唐宋之弊政乎衆皆服其確論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復抗疏曰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尙多奈何開此萬一聞于塞外將謂中國戰馬財用俱已空竭不亦生戎心乎議遂格每註選至烟瘴地輒停筆久之曰是必擇其風土相宜者因奏著爲令科道龐泮等下獄率府部院寺大臣爭之得釋顧疏于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卷十八

兕

防檢時時爲言官所論會尙書周經以劾免帝召瀟問瀟曰此言官挾私耳經無過且言官無不挾私者因并辨劾已之枉辭氣頗忿帝不悅詔詰責之瀟乃乞去瀟家居恆鬱鬱不樂武宗初徵詣京師當是時大臣守正者多去位而瀟獨以故職兼左都御史掌院事瀟長議論而善與時俯仰然素明達遇義所不可亦不苟從劉瑾惡劉大夏誣其爲都御史時激變土官岑猛論死瀟曰大夏無死罪得減論故瑾亦賺之正德四年致仕越三年卒贈太保謚襄惠瀟性寬厚在吏部辦事官捧硯瀟

初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墨汁衣上匍伏請罪瀟
笑揮曰去去吾方惡其太白亦何罪嘗自謂手持
此筆論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
世稱其長者有鄉人冒稱瀟子請謁郡縣其怨家
發之瀟呼至但相戒曰汝甘爲吾子置而翁何地
耶國法可畏後慎勿爲此

蕭維禎本名兆以字行廬陵人宣德五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正統初汰冗官維禎當去向書魏源奏
畱之歷本部郎中擢大理寺丞扈駕北征師潰土
木維禎得間亡歸時有令潰卒過期不首者罪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五

維禎言方今人心洶洶招徠之猶恐不至奈何欲
罪之過其歸路乎遂罷其令景泰元年進大理寺
卿有尙寶丞箠殺家奴論死維禎曰殺奴而死則
殺平人者何以加之以是得釋三年擢都察院左
都御史協理院事與易儲議加太子少保四年掌
院事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
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等何官答曰五府六部都
察院堂上官安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
徒日日問安何爲耶衆默然而退維禎同副都御
史徐有貞集諸御史曰興安之言若達其意否衆

曰儲宮立無他患矣維禎喜曰然衆還草疏略言
聖躬不甯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伏望蚤建元良正
位東宮以定人心稿具明日集文武官於左掖門
會議具題維禎舉筆更建字爲擇字衆愕然奏上
不許於是中外憂慮時傳旨十七日御朝廷臣議
俟帝視朝復請至期遂有奪門之事英宗復位執
于謙王文下獄石亨徐有貞等謂謙文與中官舒
良等謀迎襄王然實無顯迹廷鞫日維禎遂文致
謙等獄俱坐謀逆死謙等冤死雖亨輩主之而維
禎黨奸誣忠當時人尤切齒未幾英宗亦燭其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至

調南京以遠之四年遷南刑部尚書後左都御史
寇深爲曹欽所殺議舉代者大學士李賢薦維禎
帝曰此人素於吉祥通慝勲吉祥力薦之非端士
也遂不用七年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以病
致仕家居八年卒賜祭葬如例謚文昭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面鐵色而儀觀岸偉發聲
如洪鐘永樂十三年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歷遷湖
廣按察副使民不戒於火延及臬署僚吏皆駢走
士悅具衣冠向火再拜風徐返火滅歲旱有司用
道家術焚蛇磔燕士悅命屏去齋沐露禱大雨三

日正統四年進浙江布政司叅政初至佯若不解
事者羣吏易之越數日盡得其姦猾狀發摘若神
吏大驚倭寇犯境城汴激三浦以備七年遷河南
右布政使三日召爲大理寺卿英宗北征擢右都
御史畱守京師也先入寇同都督衛穎守德勝安
定三門不解甲者十餘日事平進刑部尙書景泰
元年修倒馬關卒二百人逃歸法當戍而卒皆訟
寃言逃由食盡士悅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此卒
食盡而逃又自首可原也請自今卒逃而自首者
謫使守瞭二年期滿遣去報可著爲令三年以易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至

儲加太子太保顧士悅旣位卿貳晉宮保號尊顯
矣乃爲希世保位計輒隨人俛仰靡所執持是年
大旱因言者革錦衣衛官校後南京守備言江淮
間盜賊蝟起乞行御史錦衣衛緝捕士悅因以爲
錦衣官校可復給事中葉盛曰錦衣官校爲民害
久矣幸一旦革去奈何欲復乎于是士悅又以爲
盛言是果不可復少保王文銜給事中林聰劾已
思中以危法會聰所親坐事應答聰爲之請主者
發其書下聽刑部獄士悅因阿文意論聰死禮部
尙書胡濙稱病曰朝廷無故殺言官使老臣心悸

帝竟釋聰勅建隆福寺成節僧又希帝意請收所
梟賊首釋荷校罪人以廣福利爲刑科給事中尹
旻所劾士悅不懌因乞休不許自是益事殘刻少
所平反七年有卒爲怨家所訐下部逮訊員外郎
彭廣案之以爲誣士悅恐失出獲罪遂欲論死廣
具以聞調都察院錦衣衛鞫之廣所案是士悅愈
不平復執奏更命會鞫于廷卒竟無罪以故益爲
人所薄天順改元下獄謫戍遼東成化初赦還復
其官遂卒

文淵裕瀟維禎士悅各不能以功名終而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七
卷十八

三

淵治郡屠瀟達事愛才猶爲可取維禎則小
其言人之尤當在誅極之科又當別論也文則人

人還生面而功過亦不相掩春秋法也

其言

淵治郡屠瀟達事愛才猶爲可取維禎則小

其言

淵治郡屠瀟達事愛才猶爲可取維禎則小

其言

淵治郡屠瀟達事愛才猶爲可取維禎則小

